



从维熙

长篇小说卷

从维熙文集 ③

裸雪

Collected Works of Cong Weixi

从维熙 著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裸雪/从维熙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8.2
(从维熙文集)

ISBN 978-7-5559-0530-1

I.①裸… II.①从… III.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②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74975 号

裸雪(LUO XUE)

选题策划 陈 杰 杨 莉
项目统筹 张 娟 杨 莉
责任编辑 张 丽
书籍设计 吴 月
责任校对 丁淑芳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 450011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2.375
字 数 284 000
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66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
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-65957864

目 录

裸雪____ 1

第一章 “丫头”的花季____ 3

指甲草____ 3

古磨房____ 20

城隍庙____ 39

林秸垛____ 58

雪的梦____ 76

第二章 “和尚”的年轮____ 96

红豆泪____ 96

瞎表姐____ 111

入佛门____ 127

和尚树____ 143

秃头鹰____ 158

埋香记____ 177

七月劫____ 192

第三章 血色的月亮____ 208

龟驮碑____ 208

双骑驴____ 225

拜蝥蛄____ 238

红的血____ 254

小姑春____ 268

第四章 别了,银梦园! ____ 282

野菊花____ 282

老水车____ 298

女儿悲____ 314

《裸雪》手记____ 330

附录 雪娃之歌____ 333

裸雪

第一章 “丫头”的花季

指甲草

人的一生不知要做多少个梦。浑浊的,变形的;惊吓的,甜美的;具象的,朦胧的……唯有童年的梦,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。小鱼摇头而游,卵石五光十色;睡莲托着粉腮遐想,浮萍随水缓缓漂流……

在我梦回摇篮的子夜,常常梦见在空中漫飞着的银色蒲公英,七色的肥皂泡。在梦中反复出现的,是菜园井台边上一簇簇指甲草^①。有时,它绿绿的茎秆伸长了身子,一下变成了节节高的芝麻树;那指甲草上的嫣红花儿,霎时间变成了芝麻树上的蓝花花。

还有一只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的小白蝴蝶,翅膀一张一合地飞落到花心上。长着一圈圈毛纹肚子的小蜜蜂也常来凑趣,挤在白蝴蝶的翅膀下边,傻头傻脑地往花心里钻。

“它们在吃奶哩!”脑瓜顶上留着瓦片大一撮毛的我,呆傻地说。

“奶头在哪儿哩?”小芹睁大眼睛,蹲在指甲草旁边,双手托着腮端详着,“是啊,咋不见娘的奶头哩!”

“不是吃奶,它们在干啥哩!”我两眼紧盯着钻进花瓣中的小蜜

^① 指甲草,学名凤仙花,农村小女孩常用来涂红指甲。

蜂,它黄肚皮上的黑色花纹,就像小芹爷爷挂在前院铅丝上的一条条毛驴肚带。

小芹晃了晃两根扎着红线绳的小辫:“我也不知道它们往花心里钻,是要干啥,待会儿问问我爷爷,要不问问你爷爷也行。”说着,她的手指还吮在嘴里。她一准是想起了吃娘奶的情景。

这座冀东玉田县的城关小院,确实住着两个爷爷。小芹的爷爷开皮铺,姓李,是房东;我爷爷是个清末秀才,在三十年代初因躲避土匪绑票,携全家从城北小小山村戴官屯,搬到皮铺掌柜李家。老家的地由长工管理,按时往城关给我家送粮,我孩提岁月的大部分光阴,就是在皮铺李家的宅院度过的。

当时,我和小芹的嫩红嘴圈,离开娘的乳头不过两三年的光景。地上的江河湖海,天上的日月星辰,对我们小小人儿来说,都陌生到毫无所知。我爷爷十分疼爱我,疼爱我的唯一方式,就是强迫我背诵不知其意的古诗啥的;而李爷爷稀罕小芹的表达方法十分古怪,他常张开两只结满老茧的手,做成剪刀形状,像要剪去小芹的冲天小辫似的;然后用铁青的胡子茬儿,扎扎小芹脸蛋说道:“你要是个小和尚多好,可惜是个小尼姑!”

皮铺一家,我最喜欢罗锅子奶奶。在闷热的夏夜,两家人常坐在后院的空场上乘凉。罗锅子奶奶手拿一把破蒲扇,一边驱赶着叮人的花脚蚊子,一边谈着天地间的古事。她用破蒲扇指点着星斗间的白道道,说那叫天银河;天银河这边的亮星名叫织女,天银河对岸的那颗眨眼星斗名叫牛郎。

顺着罗锅子奶奶指点的方位望去,直到脖子酸疼难耐,还是分不出哪颗星是牛郎,哪颗星是织女;当然,更不知道牛郎和织女之间,究竟有啥个关联。尽管罗锅子奶奶讲天上七月七搭鹊桥的事儿,我和小

芹还是不知牛郎和织女,为啥要凑到一块儿去;他们相会于鹊桥那天,老天爷又为啥要哭鼻子下雨……

不过我俩对在月宫里捣药的兔儿爷,倒是充满了兴味;常常在满月的日子,仰脖去寻找兔儿爷的踪迹。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小芹爷爷菜园旁边的围栏里,养着一群黑兔、白兔。此外,他还在前后院十几间高大的瓦房屋檐下,养着上百只“咕噜噜咕噜噜”鸣叫着的鸽子。李爷爷是个皮匠,在鞣牛、羊、猪、狗皮时,鸽粪、兔粪外加芒硝,是使皮子变软的必备材料。我和小芹对悬挂在墙上的马鞍、缰绳、牲口套具以及甩着一撮红缨穗穗的大皮鞭子,虽然也感到新奇,但远不及对那群兔子和鸽子的兴致。

我俩常从菜园拔些野草或掰几片白菜叶给兔子吃。兔子吃着,我俩从栅栏缝里数着数儿:一只、两只、三只……因为小兔边吃边走动,数来数去也数不清。最后难免要打嘴架:“十八只。”

“二十一只。”她声音又尖又细。

“你数得不对!”

“你才不对呢!”

“我对!”

“我对!”

最后,总是我的声音被她压下去,才宣告“战争”结束。

她明明比我大上半岁,却总叫我“小哥”。这种错位的称呼,不知咋会得到两家的默认。她长得胖乎乎的,那张脸圆得像揣足了气的皮球。她挺爱生气,一撅嘴,圆皮球就变成了尖嘴红石榴。我呢,母亲告诉过我,说我生下来不久,就得过一场瘟疫(伤寒),留下瘦弱的骨架和细脖上顶着的硕大脑壳。明明我是小子,乳名却叫“丫头”,小小年纪的我,对“丫头”的乳名,并没有感到一丁点奇怪;真正是丫头的小

芹,却对我提出过疑问,她晃着小辫儿嘻嘻地笑着:“你是个小小子,为啥叫丫头?”

我当时对男女性别一无所知,不以为意地回答说:“叫丫头,叫‘小子’,不都一样吗?”

“不一样。”

“咋不一样?”

“那回,你娘给你在大瓦盆里洗澡,我看见了你的小鸡鸡。”

“你没有?”

“我没有。”

“真的?”

“真的。”

她怕我不信,蹲在地上撒泡尿。我毫无羞涩感地弯腰去看。

这事情发生在我和小芹常常玩耍的南菜园。小芹的罗锅子奶奶,正去菜园摘茄子,发现我撅着屁股正在看小芹尿尿,一把就拽了我一个跟斗。她张开只剩下几颗牙齿的干瘪嘴巴,训斥着我:“你这小王八羔子,咋不学好?我去告诉你娘,抠出你的一双眼珠儿来!”

冤枉!我实不知平日疼爱我和小芹,长得像笑面佛的罗锅子奶奶,为啥把我拉拽倒地。在委屈的抽泣中,又听得“叭叭”两声,我移开抹泪的手背一看,罗锅子奶奶正打小芹的屁股蛋子。她一边打她孙女,一边着了魔似的骂道:“你这小不要脸的,树还有层皮呢!待会儿我去告诉你爷爷,让他用驴皮鞭子抽烂你的屁股!”

小芹“哇”地哭出了声。

“走!跟我回家去。”

小芹打着挺儿:“不嘛,我还和丫头在这儿看兔子哩!”

“你不走,我打死你。”罗锅子奶奶佝偻着腰,高高地扬起五指,可

巴掌没有落下来。

“不走！不走！偏不！”小芹扭动着身子，像惊蛰春雷震出土垄的曲蟾（蚯蚓），“你打吧！你打吧！你打死我，我也不走。”

罗锅子奶奶放下摘茄子用的柳篮儿，眼球子重新转向了我。我如同受了雷击一般，呆傻地望着她一眼，扭头就跑……

我出身书香门第。尽管老家只不过是几十户人家的小小山村，因为我爷爷是个清末秀才，略知一点文化的价值，除留三叔一个管理家务外，便叫我爸爸、四叔、姑姑们都去念书。我爸排行老大，名叫从荫檀，他毕业于当时出名的遵化五中，在投考全国出名的天津北洋大学理工科时，在近千名考生中名列第一，成为当时轰动小小山村的一件盛事。我四叔考取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，后来在冯至先生主编的《大公报》副刊上不断发表仿莎士比亚和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之类的诗作。他笔名“陆人”，即繁体的“從”字，为六个人字组成之意。我几个姑姑皆从县简易师范结业后，考入北平高级师范学校。一家人中间只有我的祖母及我母亲、婶婶为目不识丁的文盲。我是从家的顶门长孙，因而我的秀才爷爷，常常手捋一缕髯须，强把我按在案头，填鸭似的灌输诗文，以父亲和四叔为例，讲光门耀祖和做人的仁义道德。因而我撅着屁股观看男女性差别的事儿，纯属两小无猜的好奇所致。

李氏皮铺亦是忠厚人家，除南菜园有几亩菜地之外，全靠制皮的小作坊为生。作坊中有三间相通鞣皮的坑窖，一些屠户常到皮铺来卖各种生皮。李爷爷长着一张关公的枣红脸膛，胳膊和小腿肚子上结满青盘疙瘩，我和小芹、隔壁邻居的二嘎子、小石头及小春儿，常在背后叫他“疙瘩爷爷”。小芹爸爸李文山，继承他爹粗门大嗓的豁达天性，是皮作坊的主要劳力，父子俩都有一双巧夺天工的手，把鞣熟的皮子，除制成各种牲口套具外，还能配上锃光瓦亮的黄铜马镫和挂着金黄穗

穗的鞢鞢,加上矗在墙边晾晒的一把把红缨穗穗的大皮鞭子,小院称得起五光十色,糖铃叮咚。摇辘轳把浇菜园的活儿,多靠小芹的娘。她沉默寡言地在井台上绞水,把一斗斗柳罐舀上来的井水,顺着垄沟灌进菜畦里去。

房东和房客两家人,和睦得如同一家,疙瘩爷爷常用牛耳尖刀,把牛皮上没刮净的牛肉给我家送来一大海碗;老家长工瘸子大爷赶车来送新粮时,我三叔也常把新谷和新麦扛过去半麻袋,叫皮铺一家尝新。

但是,从这次区分丫头和小子的事儿发生以后,两家的关系历经了一段日子的冷寂。那天,受了冤枉的我,跑回家里,向母亲诉说委屈:“娘,罗锅子奶奶骂人,还拽了我一个跟斗。您瞧,我身上的土!”

母亲正在烧火做饭,头也没抬地说:“别扯谎了!”

“娘,真的。”

“为了个啥?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弯腰看小芹尿尿了。”围着锅台转的三婶和四婶,“扑哧扑哧”地笑了起来。母亲拿着拨火棍子,回身给了我屁股一下:“罗锅子奶奶骂得对,就该把你眼球子抠出来,不知害臊的东西!”

真怪。状没告成,反而挨了一烧火棍。尽管母亲不过轻轻打了我屁股一下,我仍觉得很疼很疼。在我小小的心眼里,一我没有尿炕,二我没有打碎碟子碗儿,三我没去隔壁徐家用竹竿子偷枣,四我没在爷爷的古书皮上用铅笔画上鸡蛋或羊犄角之类的玩意儿,为啥要打我一烧火棍呢?

我去找我爷爷陈述冤情。爷爷揉揉我的屁股蛋说:“男女授受不亲,今后……”

我说:“啥肥肉、瘦肉的。是小芹叫我看她尿尿!”爷爷笑了:“你还小哩,大了就明白了。”

“我是小子,为啥叫我丫头?”我顺藤摸瓜地提出了问题,“谁给我起的丫头小名?”

“我起的。”

“爷爷……”我委屈地看着他。

“你大名叫维熙,‘熙’字古写下边的四点,是个火字。你是水命,尾字叫‘熙’,是水火相济的意思。”爷爷咬文嚼字地说,“至于你的小名叫丫头,是‘万金’重于‘千金’的反用;为保‘万金’,偏叫‘千金’。这就好比古诗里……”

我连千斤万斤的概念都没有,怎能知道啥叫“千金”和“万金”?我认为爷爷又喝了几盅酒,他有酒后胡言乱语的习惯。

爷爷看我直眉瞪眼地发呆,便拍拍我的瓦片头说:“听不懂,就先糊涂着吧!”

是的,在孩提岁月我不知道、不理解的东西太多了。这些不知道便幻化成对天地人神的许多问号。蹲着看小芹尿尿的事儿,不仅是个问号,对我如同一道夏夜流星,使小小心灵感受到惊愕。从那天起,小芹很少到前院来,偶然她出院上街,也总是由爷爷拉着她的一只小手,匆匆地穿过我家住的前院。有一两次,我拿着我小姑姑用秫秸秆给我插的风车,在院子里疯跑。风车的小轮子转转时发出“啪啪啪啪”的声响,以此来召唤小芹来前院和我一起玩。

小芹没有过来。我隔着隔开前后院的大门门缝,向后院窥视,想看看小芹玩啥呢;我很懊丧,后院空荡无人,只见罗锅子奶奶在喂成群的鸽子,它们“咕噜噜”地叫着,抢食着罗锅子奶奶撒在地上的高粱粒儿。

童年是最恋群的,就像天上的雁阵,不愿离群单飞,而愿形影不离。而在这个前、后院中,只有我和小芹是同年纪的伙伴,因而在小小

心窝中,总有鸟儿飞了,只留下毛絮搭成的空巢的酸凉感。而我又天生怯懦,竟然不敢跨过二门,到后院去找小芹或到南菜园去寻她——因为到南菜园是要通过她家后院的。

记得有一天我正扒门缝向后院看着,突然二门开了,疙瘩爷爷手提着一个酒瓶子去打酒。我躲闪不及,一下被疙瘩爷爷撞了个屁股蹲儿。

他一手把我拉起来,奇怪地问:

“丫头,你在这儿干啥哩?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也许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扯谎,“我和我小姑姑藏猫猫玩哩!”

“你小姑哩?”

“她不知藏在哪儿了!”我前言不搭后语地说,“我正在找她。”

“去!到大街上的王二小铺里,给爷爷去打四两白干来,给你钱。”他用那只手背上结满青筋疙瘩的手,塞给我两张纸票儿。

这任务对我来说,简直是一种赏赐。我拔腿就跑。迈门槛时高兴得摔了一跤,幸亏只摔坏了酒瓶,没扎破手。母亲心疼地揉着我的膝盖,叨咕着:“瞅你,膝盖都摔出血印来了!”

“不疼。”我含着泪说。

“迈门槛你跑个啥?”

母亲哪会知道我为啥像马驹子一样撒欢儿,也许我给疙瘩爷爷送酒去的时候,能看见小芹哩!童年的情,童年的爱,是世界上最纯真的。它像冬天的晶莹雪花,像夏季清澈的露珠,像秋天的一片枫叶,像春天一尖嫩黄的柳芽……

母亲从缸里舀水,刷出来一个干净的玻璃瓶子,我跳着蹦着到了王二的小杂货铺,把被我小巴掌握得皱巴巴的票儿,往柜台上一放:

“来四两!”

回来的路上,我心跳得怦怦乱响。我想,我要碰见小芹该说啥话呢?下午去玩过家家?玩跳格?娶媳妇?抬花轿?还是拿秫秸秆秆到隔壁去打枣儿?二嘎子家墙边那棵枣树,都挂满了一串串的红玛瑙了。

可是,疙瘩爷爷给我吃了一块冰坨坨。他说:“小芹跟她娘住姥娘家去了。”

“啥时候回来?”不知为啥,我眼里冒出了泪花花。

“过八月十五。”李爷爷说。

罗锅子奶奶好像记起了那件事,摸摸我的瓦片头说:“丫头,等小芹从她姥姥家回来,我叫她找你去。以后两人好好玩,可不许再……”

梦!一个童真无邪的梦!

我仍感到委屈,因而童眸里蒙上了一团雾、一抹云、一缕霞。罗锅子奶奶从小炕桌上塞给我一个黄灿灿的“蚂蚁蛋”^①安抚我说:

“吃吧!比你家的白面烙饼好吃。小芹就爱吃这东西,临走还给她姥姥带去几个‘蛋’哩!”

小芹姥姥家姓丁,住在城南的丁家洼。记得,我们刚从老家搬到城关来不久,曾路过她姥姥家的村子。那是我姥姥家的一头大白骡子,拉着一辆篷篷车,接我母亲去住娘家时,小芹和她娘顺路搭脚,便一块挤进篷篷车里。

疙瘩爷爷不知是出于答谢之情,还是看车把式狗瘤子手中那把鞭子已经秃成了竹子竿竿,便把一把挂着红缨穗的大皮鞭子,塞在狗瘤

^① 蚂蚁蛋,是河北冀东一带农民常吃的一种食品,外边用玉米面当皮,里边的馅儿是油炒过的玉米楂子。

子叔叔手里。篷篷车一出城关,狗瘤子叔叔就把大皮鞭子摇晃起来,又焦又脆的鞭鞘,在天空“噼啪”作响。

时正晚秋。冀东大平原上青纱帐已经不见,只有晚熟的红高粱,还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下,点燃着一片“红灯笼”。

我坐在篷篷车里,想起年节午夜提着纸糊的小灯笼,去给长辈和亲戚们拜年时的童兴,便扯着嗓子喊叫起来:

西瓜灯
南瓜灯
大街小巷挑灯笼

小芹立刻在篷篷车里唱和:

踢一脚
踹一脚
我的灯笼坏不了

灯笼的童谣唱完了,又揭开了闲篇儿:

那边来个白大姐
又没骨头又没血

小芹顿时接上茬儿:

骑着毛驴缩着纂

光着屁股打着伞

赶车的狗瘤子叔叔,忍不住大笑起来。小芹娘忙训斥小芹道:
“别胡唱,再胡唱我拧烂了你的嘴。”

“我偏唱!”小芹逞能地撅嘴。

“来,娘给你个白馍吃!”小芹娘挑开蒙在柳篮上的白毛巾,顺手从篮儿里拿出一个白馒头,递在小芹手里。

孩童到底好哄,小芹立刻不再喊叫了。她把白馍举在我面前,高兴地说:“看,这白馍顶上有红点点,谁吃了这个红点,谁就有福。”说着,她小手用力一掰,把白馍掰成两半,并把带着红点点的大半个馒头塞给我,说:“小哥,吃吧,吃了就能长大个儿。”

我母亲也忙从簌簌里捧出一把山里红,装进小芹的口兜里:“这是山里树上长的,老家有片果木园子!”

“你们家里有山?”小芹问我。

“高着呢!”

“多高?”

“天高。”

她伸脖瞪眼地向篷篷车外的蓝天望着。天上有一队人字形雁阵,正“嘎嘎”地鸣叫着南飞。小芹的童兴立刻被这雁阵勾动了,喊着:

南来的雁

北来的雁

在我篮儿里下窝蛋

我毫不示弱,马上搭讪: